

横山旧街

■ 梁冬霓（广东）

横山旧街很安静，只有少量的屋子还开着门。七排花岗岩大理石铺成的道路，从街的中心一直延伸到尽头，虽不长，却牵出悠长的古意。以前街口那一段花岗岩石，因参差不齐，行车不便，后来捣成了水泥路。这并不影响它古旧的容颜，反而因这样的接驳，让人看到岁月的刻痕。

旧街只有 200 米，行走其中，我们却如行走了一个世纪的光阴。这里曾经是商业街，纷繁的商品带来涌动的人潮，而今，大部分房子已人去楼空，一楼掉漆的门默然紧锁，如锁住一段妥帖存放的光阴。二楼阳台的花窗，留下岁月的暗影，在北风的包裹中愈显得萧然。店门两边的柱子，不再有鲜亮的颜色，部分石米已剥落，粗糙的表面带着一丝被生活打磨过的粗犷。相邻的屋子，没有统一的风格，有些是青砖墙，有些是马赛克墙，有些是石米墙，有些是瓷砖墙，有些是铁门，有些是木门，二楼的窗有些是拱形窗楣，有些是现代方窗。这些交错的，凌乱的布局，恰恰是旧街从古至今的印痕，它经历了时代的兴替，以赤诚的原貌呈现，让我们触碰到一个词的深意——沧海桑田。

北风在街道中穿行，清新而凛冽，似乎吹醒了旧街的回忆。这条街在我们的注视中醒来，虽然少了温暖的人流气息，但也没有瑟瑟发抖。

1919 年，横山五权乡乡长叶贵荣和富翁梁志堂，因有带动经济发展的念头，所以动员了叶洪、何满堂（外号猪仔堂）和林正（外号公仔正），一起串联睦洲等地的亲友，经细细商讨后，在鸡公山脚下建了这条商业街。横山村之名，来源于村中一座四面看都是横的山，此街在横山村，所以取名横山街，也叫鸡脚街。

旧时街景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仍像一帧帧画面。常发、均合、万利、和生、广仁堂……一间间名声响当当的店铺，仿佛烙着特殊的时代印记，说一声，就把人拉回到过去。美名远播的横山鸭扎包，当初就在“常发”店里，把独一无二的香味散到每个晨昏中。各类门面挂着老招牌，商品五光十色，伙计的吆喝声混着算盘珠子的脆响，蒸笼里的香味溢满街道，这些景象揉合成一支壮阔的乐曲，高低声部交错着日子的欢声笑语与细水长流。这里天天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，商品应有尽有，在此走一圈，人们就感受到贴紧生活的充实。衣服店、布店、餐饮店、菜肉店、药店、

书店，还有杂货批发店等等，把繁荣的气息渗入石板路的每个缝隙中。不管是雅致的，还是世俗的商品，都在这里铺呈，引来众多脚步流连。这条街在 1921 到 1943 年间最为兴盛，人称“横山小澳门”。

“小澳门”之称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，据在这里长大的朋友说，在他们的记忆中，20 世纪 80、90 年代，这里仍是一片繁华昌盛的景象。

这里的店铺都挺深，有前堂与后堂，前面做生意，后面和二楼一般用来住人。当早上的阳光淌过这些屋顶，吱呀一声，店门开了，热闹的一天就开启了。问候声、交谈声、买卖声，把睡意朦胧的老街唤醒。热闹的人群就是老街流动的血液，迸发出老街的生命力。到了薄暮时分，当人群如潮水退去，老街又呈安详的姿态。店里的主人在灶台前，用一双手翻炒日子的香味，然后一家人围坐在温暖的灯光下，细嚼慢咽每一道菜肴，或者浅酌小酒，说着家长里短，气氛其乐融融。袅袅炊烟在风中蜿蜒，带着人们一天的劳累飘散在看不见的边际中。当月光斜照，石板路泛着清幽的光，横山街卸下疲倦，进入安眠状态。

横山旧街虽有石板路，但它绝不是诗意的存在，而是一本收藏了无数个烟火日子的挂历。在这里，你翻到的是日常的碎片，有买卖的盘算，有讨价还价的精明，有购物的爽快欢畅，也有站在商品前的犹豫徘徊，有匆匆而过的步履，也有踱步慢走的悠闲。石板路铭记着一代代人来往的足迹，直到 1999 年泰来路横山市场的建立，这里的商铺统一搬迁到横山市场，旧街这本挂历就到了它的使用期限，上面沾着斑斑印渍，挂历的封面垂落下来，把那些厚实的日子掩在岁月的深处。

思绪又从过去飞回来，我们的脚步停在一间店门前。斑驳的红色木门，上面挂着一个原木色牌子，写着“清心书屋”。这原是同行的一位朋友收集旧书籍的地方。横山旧街的市场搬走后，2013 年，他与另一个朋友“斗门博士”在这条街租了一个屋子，专门用来存放古旧书籍，供大家阅览，名为“清心书屋”，也叫“莲洲清心文化推广中心”。书屋里古典书籍与现代书籍均有，大部分是他们寻宝一样搜集而来，也有一些靠乡亲们捐赠。借助这个书屋，他们经常宣传当地的水乡文化，农、渔业传统文化和非遗文化。

《思想者》杂志征集稿件

《思想者》杂志是由华夏日报社主办，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文读本，于 2023 年 6 月创刊，杂志宗旨为“见证时代，拒绝平庸”，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。

《思想者》杂志为季刊，主要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、知名

媒体负责人、调查记者、知名学者等。

征稿对象
海内外作家诗人、学者、评论家、媒体记者等。

投稿邮箱：huaxiazaobao@126.com

主 编 | 艾华林
执行主编 | 向昌斌

大爷

■ 常红艳（甘肃）

对大爷最早的印记，还停留在他熬罐罐茶的早晨。他提一个简易的铁皮炉子，抓一把玉米皮或者杨树皮引火，添上几根玉米芯，火苗噌噌地在炉子里窜动。他拿一个烧得已经看不见颜色的搪瓷缸子，缸沿拧一根长长的铁丝当提手，架在火上，丢一大块砖茶进去，咕嘟咕嘟地煮着。等一满瓷缸熬成了半瓷缸浓茶，就倒入一个大罐头瓶子里，添些水，接着熬。熬到差不多量，就着一个馒头大口大口地吃。我蹲在旁边，见大爷喝得滋滋响，我也忍不住咽唾沫，仿佛大爷咽下去的是五爷家那个甜甜的蜂蜜水。喝了酃茶，吃了馍馍。大爷便甩着长长的鞭子，将羊群赶到山头上或者沟洼里。然后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除了雨雪天气，大爷的脚步遍布千沟万壑、梁梁峁峁。

大爷会织毛衣，他会把羊毛捻成线，给大奶奶织出暖和的马甲。每逢夏季，杏子成熟后，大爷便提一个蛇皮袋子，边放羊边剥杏核，每次放羊都会背回去半袋子。羊在树底下觅食，自然也会吃很多杏子，第二天，大爷总会在羊圈里捡很多杏核。一个夏天下来，也能攒几袋子杏核。

老公和我刚认识的时候，父亲不同意。老公无事总爱献殷勤，开着车，买东西，往我家跑。有一次，在崆岭看到了大爷。他立即停下车，拿出一盒黑兰州，双手给大爷递上一根。自报家门，说他是我的对象，理清亲属关系后，赶紧叫一声“大爷”，又给大爷把烟点燃。大爷问了老公的工作单位，高兴得好像是他亲孙女找的对象。他在梁头上给村里放羊的老汉吆喝：“开小车的是红艳的女婿，你看人家这娃娃，干的公家事，不嫌弃我这放羊老汉。”后来，大爷的羊群能赶多远，老公的好名声就能传多远。

大爷放羊的钱都贴补了家用，但是对自己特别节省，他从来舍不得给自己买二斤柿子，买一口喝的。每次赶集，背搭着手，在街道转悠一圈。就靠在大队门口的墙根，和一群老汉拉拉家常。在庙渠小学工作那会儿，有一次，我去街道买菜，看到爷爷和大爷靠在大队的墙根下说话，我给他们买了一瓶果啤，用起子撬开，要了纸杯，看着他们分着喝了。就这点点小事，大爷还一直夸我。除了逢年过节去拿礼当，除了这半瓶果啤，我从没有给大爷给过钱，这也是大爷去世后，我最后悔的事。

听爷爷说，大爷年轻时是负责给生产队喂牲口的，大奶奶总会从秕粮食里，用筛子一遍一遍地腾出一把饱满一点的粮食，养活大爷和三个姑姑。父亲说，他小时候，三家共用一个驮桶。他驮水时，去到大奶奶屋里取水桶，总会闻到一股饭香。他揭开锅盖，偷吃两口，提着桶走到门口，馋得返回去又吃两口。偷了很多次，都没被大奶奶发现，直到有一次，实在没忍住，吃完了，给大爷一口没剩。大奶奶气得大骂：“福钱，这个狗的不是个好怂。”可大爷听了，也只是微微一笑。

2010 年，大爷得了肺气肿，他呼吸困难，脸部不断浮肿。听大妈说，他爱吃冰凉的东西。我给大爷买了新鲜的梨，买了果冻。去看望大爷时，他侧面睡着，面目朝外，正好可以看到前山的地。大爷静静地躺在炕上，双手合着支在枕头上，他大概是望着自己种了一辈子的土地，想着他赶了一辈子的羊群。我剥开果冻，用勺子搅碎，慢慢地喂到大谷口中，大爷咽了下去，我却眼中都是泪水。

最终，大爷还是没扛过病魔，安安静静地走了。可每次回村，我总忍不住往山头望，好像下一秒，就能看见大爷甩着长鞭，赶着羊群从沟洼里走出来。

责任编辑 | 王晓军 校对 | 卢路

